

东国公主与蚕种西传

王邦维

丝绸之路近来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。所谓丝绸之路，指的是历史上起于中国，向西延伸，连接中亚、西亚、欧洲，乃至东非的商路。古代通过这些商路所交流的各种商品中，丝绸最有特色，把这些商路称作丝绸之路，恰如其分，确实能突出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物质文化交流的最大特色。

发明养蚕和织造丝绸的技艺，是古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。丝绸在中国生产出来，不断地输出到其他国家或地区。丝绸的生产，包含了几个重要的环节，首先是养蚕，其次是缫丝，再是织成丝绸，中间还包括染色，乃至织花、印花等。在中国，传说中最早养蚕的是嫫祖。历史上嫫祖是不是实有其人，有一些争议。养蚕、缫丝和织造丝绸，作为一套完整的生产技术，前后发展会有一个过程，不好说就是某一个人的发明，嫫祖或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养蚕缫丝的代表人物。嫫祖的传说，是我们对祖先的一种追思和纪念。

有意思的是，欧洲人最早并不知道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。当欧洲人见到如此精美华丽的丝绸，又知道这是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的时候，对于丝绸的来历不禁生出一些奇异的猜想。他们根据想象，认为丝就长在树上，人们把丝从树叶上取下，经过漂洗，再纺织成丝绸，经过上万里艰辛路途，最后运到罗马。到了罗马，丝绸的价值倍增，成为罗马贵族们最豪华最珍贵的衣料。可是他们不知道丝绸是从蚕丝而来，更不知道还有养蚕缫丝一说。

在亚洲，情形则很不一样。从中国发端的丝绸之路，首先连接到

周边的地区，有关养蚕和织造丝绸的知识和技术，不需要很久就有可能传到这些地区和国家。

唐朝初年去印度求法的高僧玄奘，回国后写了一部书，名叫《大唐西域记》（唐玄奘撰，季羡林等校注，中华书局出版）。全书12卷，记述了唐高僧玄奘赴印度游学亲历和听说到的138个以上的国家、城邦、地区的情况，是唐朝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名著。由于



它保存了7世纪中亚、南亚等地区的大量珍贵史料，至今仍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史、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。书中讲了很多故事，其中一个与蚕和丝绸相关。故事是这样：在古代的瞿萨旦那国，也就是今天中国新疆的和田，人们最早只知道缫丝，但不知道养蚕。瞿萨旦那王听说“东国”有桑蚕，派了使节去求取。可是东国的君主不愿意让蚕种传出国外，为此还下达了严格的命令，禁止任何人把蚕种带出国。瞿萨旦那只好另想办法，他准备了礼品，用恭顺的言辞，请求东国君主把公主下嫁给己。东国君主为了笼络瞿萨旦那

王，答应了这个请求。于是瞿萨旦那王派出使节，到东国迎娶公主。他让迎亲的使节告诉公主，瞿萨旦那没有丝绸，更没有蚕种，请公主自己把蚕种带来，以后才好制作衣裳。东国公主就悄悄地在帽子里藏了一些蚕卵。公主出嫁的队伍出城，守城官员检查，所有的地方都检查完，只有公主的帽子里有敢查，于是蚕种就被带到了瞿萨旦那国。瞿萨旦那从此有了蚕种，养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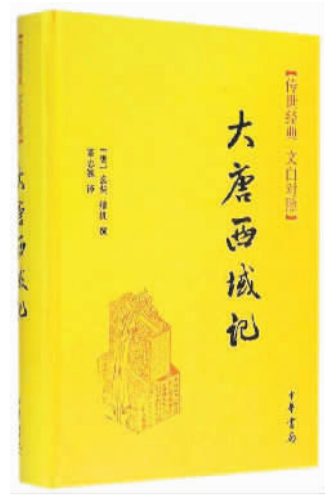


了蚕，也学会了缫丝和织造丝绸。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。历史上蚕种以及养殖桑蚕的技术什么时候传到西方，怎么传到西方，从来没有确切的记载。玄奘讲到的传说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蚕种西传中的某些事实。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，获利很大，“东国”方面，不愿意养蚕和缫丝的技术外传，也可以想象。但人类历史上的事都是一样，先进的技术，最后总是会通过某种途径传到世界的各个地方。这个故事，《新唐书》的《西域传》和藏文的《于阗国授记》也有记载，只是细节上稍有不同。在和田，与蚕种西传的故事相

关的，还有考古的发现。上世纪之初，匈牙利裔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和田，他深入和田东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在沙漠中发现一大片古代民居的遗址。遗址出土了大量古代的物品，其中有一幅木板画，画上有四位人物，三位女子，一位男子。其中一位女子在画面上最为显著。她戴一顶头冠，头冠上满缀珠宝，身份看起来非同一般。另一位女子则左手高举，指着她左边的



这位头戴宝冠，身份显贵的女子，似乎在说，这宝冠中有什么东西。她的右手下垂，手臂里还捧着好像是一只竹篮。还有一位女子坐在一架织机旁，手执纺织工具，织机上布满经线。她与头戴宝冠的女子之间，则坐着一位男子模样的人，头有光环，四只手臂。男子跏趺而坐，四只手中，一只手平置，三只手各执一件器物，看起来像剪刀、纺锤和锥子。这位头戴宝冠的女子，显然就是玄奘所讲故事中的“东国公主”。手指公主宝冠的女子，应该是公主的随从或者侍女。最右边的女子，正在纺织，可以认为是织女。那位



男子，头有光环，身有四臂，则是一位天神。从手执的器物看，这位天神主管或保护的，应该就是桑蚕与纺织。

这幅画中的人物形象和装饰，除了那位男子，都与玄奘讲到的故事配合无间。画的内容，显然讲的就是东国公主与蚕种西传的故事。木板画的年代，至少在千年以上。这幅画用实物证明，玄奘讲的，确实是当年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。

这位公主来自“东国”，“东国”究竟是哪一个国家，玄奘没有讲得很明白。中国中原地区的汉族人，最早发明了养蚕、缫丝和纺织丝绸技术，但在汉文文献中，对于蚕种西传的过程，没有记载，也没有类似的故事。对于和田的人而言，和田以东的地方，都可以是“东国”，也许是古代的楼兰，也许是古代的吐鲁番。

当然，故事就是故事，无论如何，故事中要说明的一点很清楚，养蚕和纺织丝绸的技术从和田以东的某个地方传来，如果追溯到最后，这个地方指的一定是今天中国的中原地区。

无论这中间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形，我们都要感谢玄奘，感谢他在他的著作《大唐西域记》里，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，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流传了至少1000多年的故事。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学东语系、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）

手抄66本书

钱国宏

我与书

时下，买书来读的人很多，而提笔抄书的人估计寥若星辰。我就有过抄书的经历，而且亲手抄了66本书！

我生在农村长在乡下，少年时求知欲特别旺盛，对书有一种强烈的感情，真像高尔基说的那样，“像乞丐扑在了面包上”！也不分良莠，什么种类的书籍都读。农家院里能有多少藏书啊？不到一年，全村星星点点的那几十本书便都读遍了，我面临着“断炊”的危险。

恰在此时，班主任老师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：邻村有一位退休老教师，他的家里有很多藏书，“文革”破“四旧”时也未搜走。这一喜讯折腾得我一宿没睡好，翌日清早便贸然去那位老教师家借书了。

老教师年届花甲，人极和蔼，文质彬彬。我把来意一说，老人家倒也爽快，立刻答应下来。于是时间不长，我们便结成了无话不谈、因书成友的“忘年交”。他把自家中珍藏多年的好书全部向我“敞阅”。他家的藏书在当时看来，简直可以称作“孤本”和“珍本”，如《瓜棚春秋》《诗词格律三昧》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大学》等，其中有一些居然是线装、竖排、繁体字的！最让我爱不释手的就是线装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和“四大名著”。当然，像《三里湾》《李有才板话》《保卫延安》《金光大道》《白洋淀》等当代名著也让我读得心旷神怡。抚摸着这一部部、一套套、一本本、一摞摞藏书，心里真是有种“欲取之而不取，欲弃之不甘”的感觉，那种爱不释手却又无法据为己有的矛盾心理折磨了我好久时间，最后想出一剂“药方”：抄书！

我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些廉价的“烧纸”（农村上坟祖先人用的“纸钱”），裁订成本，就一个人闷在小屋里起早贪黑地抄。一行行一页页，密密麻麻，有如群蚁排衙。抄书绝对是个苦差事，春秋两季还好说，冬夏最难熬。三伏烈日炎炎，屋内如蒸似煮。凭桌“码字”，层出不穷的汗珠子顺着脑门和脊梁沟成溜儿地淌，腌得肉皮子火辣辣地疼！每部抄完半页，就要将“烧纸”拿到太阳底下去晒干——手、腕、臂上淌下的汗，将纸润湿了。三九天朔风凛冽，全身颤抖，手僵指硬，只好边焐边抄，诚如元末明初文学家宋濂所说：“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可屈伸，弗之怠。”但许多时候又因书中精彩的段子、惊心动魄的情节和深邃的哲理而激动扼腕，赞叹唏嘘，完全忘了抄写所带来的种种苦痛，心湖薰风袅袅，阳光灿烂！抄书，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呢！

那几年我整整抄了66本书，把老教师家中所有的藏书都“啃”了个遍！那些书多半是文学名著和古籍读物。我边读边抄边“消化”，受益匪浅。老教师很为我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所感动，每次去换书他都慷慨开架，并留我小坐，跟我谈读书、谈理想、谈人生、谈社会、谈做人。在我看来，老人家就是一部书，一部阅历沧桑、内涵丰富的书。从他身上，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奇迹般地向前发展着，直至后来升格为“翁婿关系”——把他的独生女，一个文静而俊秀的大学生给我做了妻子——也许这是对我抄书的“奖励”吧！

抄书，使我养成了爱书、买书、藏书、读书的癖好，书成了我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朋友。在书籍的指引下，我走上了写作道路，每年都能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六七十万字，还出版了多部自己的小书，成了省市作协会员。闲暇时，翻出珍藏的旧日手抄本，心里就会泛起一种莫名的激动和感慨；我怀念那段抄书的日子，虽然很苦，但苦中有乐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它缔结了我一生的书缘，使我在不经意间，增加了人生的广度和厚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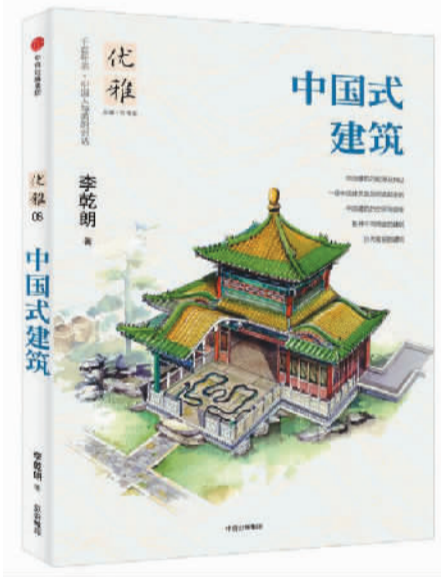
抄书，使我养成了爱书、买书、藏书、读书的癖好，书成了我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朋友。在书籍的指引下，我走上了写作道路，每年都能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六七十万字，还出版了多部自己的小书，成了省市作协会员。闲暇时，翻出珍藏的旧日手抄本，心里就会泛起一种莫名的激动和感慨；我怀念那段抄书的日子，虽然很苦，但苦中有乐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它缔结了我一生的书缘，使我在不经意间，增加了人生的广度和厚度。

抄书，使我养成了爱书、买书、藏书、读书的癖好，书成了我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朋友。在书籍的指引下，我走上了写作道路，每年都能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六七十万字，还出版了多部自己的小书，成了省市作协会员。闲暇时，翻出珍藏的旧日手抄本，心里就会泛起一种莫名的激动和感慨；我怀念那段抄书的日子，虽然很苦，但苦中有乐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它缔结了我一生的书缘，使我在不经意间，增加了人生的广度和厚度。

抄书，使我养成了爱书、买书、藏书、读书的癖好，书成了我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朋友。在书籍的指引下，我走上了写作道路，每年都能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六七十万字，还出版了多部自己的小书，成了省市作协会员。闲暇时，翻出珍藏的旧日手抄本，心里就会泛起一种莫名的激动和感慨；我怀念那段抄书的日子，虽然很苦，但苦中有乐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它缔结了我一生的书缘，使我在不经意间，增加了人生的广度和厚度。

探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魅力

陈华文



彰显出古人高超的生态智慧。有人认为，中国建筑是木造建构的，没有西方砖石结构的建筑牢固耐用。表面上看，没错。但是木造结构的建筑，有其无法替代的作用和妙处。如建筑中的梁架，用的是可以略有变形的直角榫头式屋架，在地震来临时，会随之摇动，具有弹性结构的特征。陕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，都是超过千年的木造建筑，不知历经多少自然灾害，依旧屹立于世。中国古代建筑的美感，也是颇为独特的。

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，和地质地理、生态环境有紧密联系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各地风土人情、生活习惯存在差异，建筑的形态种类也是千姿百态。从外观上讲，北方建筑显得厚重朴拙，南方则轻巧细致。北方的四合院天井宽大，南方的则狭窄。另外，中国位居北半球，坐北朝南是人们最喜欢的方位，因为背可以挡北风，面可向温和的南风。平常人家的门前，对联上写“向阳门第春常在”就是此意。

中国人在建筑过程中，善于就地取材。如北方的黄土高原，人们直接在山体上开挖窑洞，这种民居不仅冬暖夏凉，还牢固耐用。山西平陆有一种窑洞则是下沉式的，在平地上往下挖方洞，作为庭院，再于四壁凿出半圆形山洞，作为房间，其人口处由斜坡式隧道连成，因而从平地上看，是见不到房屋的。而在我国西南地区，森林资源丰富，当地多使用一种被称为“井干式结构”的筑墙法，将木材一根一根平行叠起来，两面墙呈九十度交叉，在墙角可以看出凸出来的每

根木材的断面。再如福建和广东盛产优质石材，建筑除了台基柱用石头外，连墙垛也是石块砌起来，甚至屋顶下的斗拱也用石雕。

中国传统建筑拥有独特的审美特征，主要包括五个方面。其一是有着完整的木构架系统。它采用一种直角关系的屋架，而不适用斜撑式的三角关系屋架；其二是强调轴线对称布局，形成院落相间的空间组织。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居，强调中轴线之对称、建筑物之尊卑，并以建筑物的体量大小、高低进行区别。主从分明的传统建筑群落，映射居住者的身份与地位。但是南方由于地形复杂，只能局部遵循。有趣的是，中国园林并不讲究对称，而是崇尚自由的布局，取法地形与环境的变化；其三是外观秀丽玲珑，且有拟人化的趣味，屋顶、墙面和台基犹如一个人的意象。如很多巨大的楼阁佛塔，被化成数个重复的段落，外形显得秀丽轻快，无笨重之弊。中国建筑中随处可见曲线，实际也是领略到大自然中生命的神韵。因为草木植物、飞鸟走兽，莫不是曲线的构成，曲线赋予了中国传统建筑以生命和力量；其四是装饰蕴含丰富的象征意义。如很多庙宇屋脊上有龙凤装饰，其典故是龙能吐水以压祝融之灾，而凤是太平吉祥鸟，能给人们带来平安。再如门前的石狮，象征把守门庭与欢迎访客之意；其五是便捷的施工技术，易于学习与流传。中国历史上各朝都有完备的官工制度，民间也有渊源长远的师徒相传制度，如《营造法式》《鲁班经》等书籍的广泛传播，为工匠施工提供了便捷的参考。

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魅力，在岁月的长河中历久弥新，当前一方面要保护好中国传统建筑，另一方面要从中汲取艺术的养分，充分彰显民族文化的自信。



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文艺菜园”

用时代元素唤醒“阅读情怀”

郝雪梅

“总有那么一天/阳光都变成叶子/我的路成为宫殿/每块石头都可以住一住……”顾城的诗歌《有天》被写在书店的玻璃窗上，浓浓的书卷气扑面而来。捧一本书，喝一杯咖啡……最近，阅潮书店在广东珠海斗门区商圈新开一店，集图书、咖啡、文化沙龙等为一体，为居民带来新阅读、新美学、新生活，成为城市生活的第三空间。

一说到书店，我们总会想到满架的书籍，人们静静翻阅、寻找着自己喜欢的书籍，寂静的空间里，掉个针头都能听到声响。这样的“传统书店”固然有其的美好，却也渐渐与时代脱节。

在电子阅读、数字阅读大行其道的时代里，我们该如何拯救纸质阅读？为了倡导书香社会，提升阅读素养，有关部门想出了不少办法。比如北京市将“补助书店”作为发展规划写进“政府工作报告”。但对于传统书店的拯救，仅仅依靠政府资金投入也不是办法。投入的资金再多，也只能让其“勉为其难”地活着，“无精打采”地活着。

让传统书店走出传统模式，融入现代社会，“换一种活法”，才是最需要思考的事情。

走进珠海阅潮书店，你感受不到空间压抑和高高书架带来的窒息感，而是很时髦，很时尚，很前卫，很浪漫的一种生活方式。80岁的人、60岁的人、40岁的人、20岁的人，对于阅读的环境诉求是不一样的。这就需要书店也与时俱进，适应现代人的诉求，适应年轻人的情怀。比如“边喝咖啡边读书”，再加之这样的书店就在身边，就在商业街，步入其中，是阅读的需要，又能满足休闲、娱乐、交流、格调的需要，涵盖了诸多休闲元素。

最近这几年，社会上相继出现了“24小时书店”“共享新书”“飞鸽传说”“住宿书店”，这些都是不错的创新和尝试。阅读不该只是寂寞枯燥，还应该多些新潮时尚。

愿更多书店能够走出传统模式，融入新时代，让“边喝咖啡边读书”的新式阅读为文化添香。



读者之声

郑殿兴杂文选《蒿香集》出版

当歌则歌，当批则批，或歌批兼顾，不偏一隅，不走极端……是北京市杂文学会理事郑殿兴杂文观之要。近日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《蒿香集》，是从郑殿兴1978年以来发表的诸多杂文作品中精选的，时间跨度大，反映面广——大事、大情、大理，是其最鲜明的特色之一，可谓改革开放的某种“缩影”。书中既有投向“左”、腐、封的“投枪与匕首”，亦有面向“迷失”者的“银针与良药”；既有与名家争锋的“批判与争鸣”，更有报以正义、良善言行的“鲜花与掌声”。

对有些“药用”价值的别样儿“蒿香”，您会亲近、喜欢或疏远、拒绝？“蒿香”究竟什么味？您捧来一“嗅”，立马儿便知了。（代青霞）